

高雄紅毛港地區地名拾遺： 燒灰員、紅毛港與海汕

撰文／高雄市立前鎮高中退休教師 李明賢

摘要

遷村十餘年的高雄紅毛港地區曾經擁有大型漁村聚落，長久以來，人們認為紅毛港是該地區的單一聚落，事實上，還有一個被遺忘的聚落燒灰員。除了一筆不完全的資料外，田野始終未能採訪「收聽」到燒灰員的地名讀音，因為，百年來這個地名已經不為在地人使用。

本文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等史料，試圖釐清燒灰員、紅毛港與海汕的地名由來及其空間變遷，並且嘗試找出燒灰員地名消失的可能原因。

位於紅毛港地區西北隅的燒灰員，讀音唸作 Sio-he-uan，得名始於嘉慶年間的牡蠣養殖，及其利用牡蠣殼燒製石灰之產業。這個深具草根性的地名，卻在改朝換代之後趨向滅亡。紅毛港以其優越位置，成為查定區域，加以社會經濟繁榮發展，核心地位愈加鞏固。在地名競爭過程中，燒灰員漸趨下風，此可能是地名消失的原因之一。所以，此地名壽命不長，只維持百餘年。

紅毛港得名與其港道及紅毛人大有關係，但是否與荷蘭人相關，證據還不夠明確。從自然村升格為行政區域，紅毛港空間範圍擴大，在燒灰員地名消失之後，成為區域內唯一聚落地名。地名是專有名詞，讀音必須被尊重。根據臺灣閩南語文白異讀與漳泉讀音差異，紅毛港的地名讀音應以當地人的唸法 Ang-mng-kang 為準。

得名於沙洲地形的海汕（Hai-suann），同時也是地名，是沙洲上許多聚落的統稱。海汕、紅毛港與燒灰員三者具有地名階屬關係，海汕在上層，下層則至少有紅毛港與燒灰員，其涵蓋的空間範圍則隨沙洲的開發逐漸縮減，終與本研究區重疊，所以，海汕也是區域名。

關鍵詞：地名、燒灰員、查定區域、讀音、地名階層

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詳細審閱，指出本文不足之處，並提供寶貴的修訂建議，以及李易修先生協助繪圖、日文翻譯、全文校稿與潤飾，謹此一併致謝。

投稿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5 月 28 日



Supplements to Place Names in Hong-Mao-Kang Area, Kaohsiung: Sio-He-Uan, Hong-Mao-Kang and Hai-Shan

Ming-Sien Lee

Retired Teacher, Kaohsiung Municipal Cianjhen Se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Hong-mao-kang, which was relocated more than ten years ago, was once a large fishing village in Kaohsiung. It was long thought that Hong-mao-kang was a single settlement in the area. However, there existed a forgotten settlement called Sio-he-uan.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Hong-mao-kang area, Sio-he-uan was thus named during the Jiangqi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due to its oyster farming and its lime products made of oyster shells. With a superior lo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prosperity, Hong-mao-kang hel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area. Sio-he-uan gradually lost the place name competition to Hong-mao-kang, which eventually resulted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its name.

As to the origins of the name of Hong-mao-kang, it was said that it took its name in relation to Dutch colonial period, though there was a lack of enough and clear evidence. Promoted from a natural village to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Hong-mao-kang had expanded its region to become the only settlement in the area after the disappearance of Sio-he-uan.

Hai-shan was not only a place name but also a collective name for many settlements on the sandbank. Hai-shan, Hong-mao-kang, and Sio-he-uan had a place name hierarchy relationship. Hai-shan was in the upper layer, and its lower layer included at least the other tw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ndbank, Hai-shan's covered region gradually diminishes and overlapped with the Hong-mao-kang area.

Keywords: Place Name, Sio-he-uan, Pronunciation, Place Name Hierarchy

- 壹、前言
- 貳、燒灰員 (Sio-he-uan)
- 參、紅毛港 (Ang-mng-kang)
- 肆、海汕 (Hai-suann)
- 伍、小結

壹、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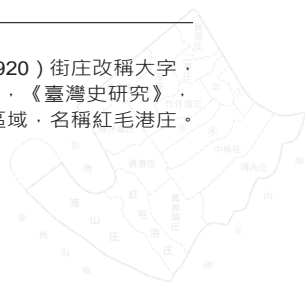
去年（2019）開始蒐集高雄市小港區地名資料時，燒灰員地名特別吸引研究者，因為它與故鄉紅毛港關係密切，是故鄉早期聚落的稱呼。本文最初目的只是想釐清燒灰員位置及其地名由來，惟在敘述過程中無可避免地牽涉到紅毛港與海汕，所以一併討論這三個地名。

日本時代燒灰員人口達三、四千人，然而，今日已經沒有此地名的相關報導，此事令人納悶。眾人居住的燒灰員，地名為何消失？《臺灣堡圖》誤植燒灰員的位置與範圍，屬偶然之事？紅毛港的地名由來一直被認為與荷蘭人相關，相關事證有必要重新檢視？土地調查確定查定區域名稱，紅毛港憑什麼脫穎而出？海汕、燒灰員和紅毛港，三者是什麼關係，空間範圍又如何變遷？以上這些問題都是研究者亟思解答者。

一般認為高雄紅毛港為單一聚落，事實上，紅毛港地區曾經擁有兩個聚落：燒灰員與紅毛港。為避免與紅毛港混淆，本文乃以本研究區稱呼紅毛港地區。明治36年（1903）本區施行土地調查，在此之前紅毛港庄是一自然村，在此之後紅毛港庄成為查定區域（大字），¹其空間範圍等同於本研究區（簡稱本區）。

本研究區位於高雄市小港區最西側，西北東南走向，為狹長沙洲上的一個小區域，包括高雄第二港口開鑿前的海澄、海昌、海豐、海原與海城等五村里，也就是《臺灣堡圖》鳳山下里紅毛港庄的空間範圍，轄區內有燒灰員與紅毛港兩個地名，前者包括角頭小地名姓張仔、姓洪仔和姓李仔等地，後者則有姓楊仔和埔頭仔等地（圖1）。

¹ 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施行土地調查，經由土地調查釐定的街庄和土名，稱為查定區域。大正9年（1920）街庄改稱大字，土名改稱小字。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8（1）（2001），頁4-6、11。戰後，大字再改為段，小字改為小段。本研究區恰好是一個查定區域，名稱紅毛港庄。因為紅毛港庄土地筆數不多，所以只有街庄（大字）而無土名（小字）。



貳、燒灰員 (Sio-he-uan)

有關燒灰員的記載，最早見於《鳳山縣采訪冊》，此書記錄鳳山里轄有 63 個村莊，其中位於本研究區者有「海汕莊……燒灰園」；又記錄鳳山里有 7 處社學，「海汕莊一處……燒灰園一處」。²在這裡，海汕莊可以看作是紅毛港，有關海汕、紅毛港和燒灰員三者的關係，將會在海汕一節討論。上舉二處社學（學房）的名稱，《臺灣總督府檔案》記錄為「春柳軒與修勉軒」，位置都記作「鳳山下里燒灰員」。³清末本地名書寫作燒灰園，日本時代的紀錄則有多種書寫方式，包括燒灰員、燒灰圓、燒灰灣，⁴或燒魚園與燒灰，其中以燒灰員最為常見。



圖 1 鳳山下里地名分布 (1904)

資料來源：重繪並修正《臺灣堡圖》；《土地臺帳》、地籍圖；小地名，實察所得。《臺灣堡圖》資料來源為《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土地臺帳》、地籍圖資料為前鎮地政事務所提供。
繪圖：李易修。

-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5、115。另外，此方志紅毛港不使用在庄名，而是使用在魚塢名稱，魚塢在紅毛港東鄰，名為紅毛港堰而不稱作海汕堰，例如「鳳山里魚塢俱在縣之西港內，紅毛港堰……。」（頁 163）。
- 「書房現況取調ノ件（元臺南縣）」（1898 年 6 月 1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九七卷內務門學務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40011，小圖 0162。
- 燒灰員見於「匪徒洪千死刑執行」（1903 年 5 月 20 日），〈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二卷司法〉，《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72048，影像（小圖）0216；燒灰灣見於（1）「警察管轄區域表並圖面調製ノ件」（1897 年 11 月 16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三卷警察監獄〉，《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92001，小圖 0079、0086；（2）〈打狗客談〉，《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5 年 7 月 28 日），漢文第 5 版；（3）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與《四十萬分之一臺灣全圖》，參考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online]，《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址：<http://gi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以上二圖燒灰灣位置標示在打狗灣終點，與實際稍有差距。另外，「彭阿滿、黃九娘、陳象死刑執行」（1898 年 12 月 5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二卷會計司法教育學術〉，《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16012，小圖 0146 將鳳山下里燒灰員寫成大竹里燒灰員庄，反映燒灰員位於鳳山下里與大竹里的接壤處。

以下將以燒灰員聚落位置、規模、空間範圍、地名由來、讀音及其消失，分小節討論。

一、聚落位置與規模

（一）聚落位置

1. 鳳山下里四至

明治30年（1897）年底「鳳山縣面積與廣袤」之調查：「鳳山下里四至為『極東鳳鼻頭庄、極西燒灰員庄、極南大林蒲庄、極北草衙庄。』」⁵

燒灰員位於鳳山下里的極西，鳳山下里最西邊在本研究區西北隅，換言之，燒灰員就在本區西北部。

2. 大林蒲派出所管轄區域

明治31年（1898）打狗警察署大林蒲派出所管轄區域：「燒灰員庄、紅毛港庄、大林蒲庄、鳳鼻頭庄、中林仔庄、過港庄、塩水港庄、中坑門庄。」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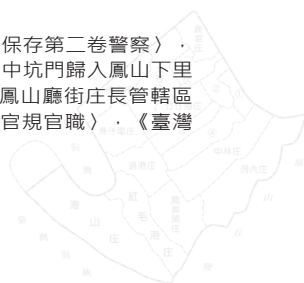
由其排列順序觀察，燒灰員在紅毛港的北方，亦即燒灰員在本研究區的西北部，而紅毛港在東南部靠近大林蒲之處。

3. 漁業調查

明治30年（1897）7月燒灰園讀書人李柳塘奉命調查本區附近漁村資料，所調查的漁村可能有以下幾個，依序記錄為「中洲庄、土地公庄、枋隙庄、燒魚園庄、大林埔庄、鳳鼻頭庄。」其中燒魚園漁民專業者30戶（男110人、女80人）、兼業者80戶（男280人、

5 「鳳山縣各官衙其他距離（元臺南縣）」（1898年5月1日），〈明治三十一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九三卷官房門記錄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36001X003，小圖0030。

6 「令訓達告示原議（元鳳山縣）」（1898年1月1日），〈明治三十一年元鳳山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卷警察〉，《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622001，小圖0143。中坑門歸入鳳山下里大林蒲區，應是承襲《鳳山縣採訪冊》，惟土地調查後中坑門已更正為小竹下里中芸區管轄，「鳳山廳街庄長管轄區域改正認可ノ件」（1904年4月19日），〈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928020，小圖0216。



女 230 人），總計有 110 戶 700 人。⁷

對照其庄名順序以及圖 1 地名分布判斷，燒魚園位於本研究區。按燒魚園是燒灰園之誤寫，李柳塘在書寫家鄉地名時寫成燒灰園，而不是燒灰員。

本區從事農林牧業的人口甚少，業漁者占絕大多數。對照大正 4 年（1915）紅毛港庄第一級產業（農漁林牧業）從業人數 816 人，⁸ 判斷此處燒灰園指的是本研究區，而非僅只燒灰園聚落建成區的範圍。提報調查資料時，理應並列燒灰園與紅毛港，然而調查者並沒有列出本區所有聚落，而僅開列燒灰園，形同以燒灰園代表本研究區。

4. 街庄社長管轄區域

明治 30 年（1897）臺灣總督府頒布「街庄社長設置規程」，此時期的街庄社，仍舊沿襲劉銘傳清丈以來的區域，只不過將數個街庄社合併為一個街庄社長管轄區域。⁹ 鳳山辦務署鳳山下里設立四個庄長，其中燒灰員庄庄長管轄區域為「海汕庄、紅毛港庄、燒灰員庄」¹⁰ 此亦使用人口眾多的燒灰員代表本研究區。

（二）聚落規模

1. 街庄社居住民族調查表

明治 35 年（1902）鳳山廳鳳山下里「紅毛港庄 166 戶 926 人，燒灰員庄 279 戶 1,528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7 「漁業ニ關スル取調ノ件（元臺南縣）」（1897 年 8 月 1 日），〈明治三十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二一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780023，小圖 0172-0175。有關李柳塘的資料，散見於（1）「職員任命通知簿（元鳳山縣）」（1897 年 8 月 1 日），〈明治三十年元鳳山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626001，小圖 0011；（2）「書房現況取調ノ件（元臺南縣）」（1898 年 6 月 1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九七卷內務門學務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40011，由小圖 0162 年齡資料推算，他生於咸豐 7 年（1857）；（3）李億勳，〈樺山資紀與李柳塘〉，收於李億勳，《紅毛港文化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7），頁 54-57；（4）李更（李柳塘次子）住所地址為紅毛港庄 133 番地（日治戶籍檔案第 74 冊 97 頁，小港戶政事務所提供）。

8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各種族共通ノモノノ二・街庄別〉，《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大正 4 年份（1917），第 792、793 頁。

9 許世融，〈臺灣最早的漢人祖籍別與族群分布：1901 年「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統計資料的圖像化〉，《地理研究》，59（2013），頁 100。許氏所引概念，源於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 52。

10 「街庄社長管轄區域」（1898 年 10 月 11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四卷官規官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18019，小圖 228。

人。」二庄住民全為泉州人。¹¹

該年鳳山廳管內有大小街庄五百多個，其中千人以上的街庄 43 個，燒灰員位居 21 名，¹² 人口規模是紅毛港的 1.65 倍。將紅毛港與燒灰員人口相加，得出明治 35 年本區人口 2,454 人，對照明治 38 年（1905）紅毛港庄 2,736 人，¹³ 人口成長合理，顯見此檔案文件可信度高。

2. 紅毛港警察官吏派出所受持分擔區域

明治 35 年（1902）鳳山廳直轄第六監視區「紅毛港警察官吏派出所受持分擔區域」第一管區燒灰員庄，第二管區紅毛港庄。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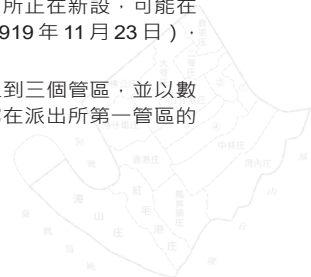
考量大林蒲派出所就在鄰村，以及燒灰員人口眾多，紅毛港派出所未設立在紅毛港，而是設置在燒灰員，¹⁵ 因此，第一管區是燒灰員庄，第二管區是紅毛港庄。¹⁶ 值得注意的是，派出所設立在燒灰員，但並未以之作為機關頭銜，反而是以人口較少的紅毛港為名。

- 11 「街庄社居住民族調查表」，收於「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各縣廳）」（二冊），本島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差出方ニ付キ催促ノ件、台南縣知事今井良一本島住民移住以來變遷ノ狀態及ヒ各民族集散ノ狀況取調報告ノ件、台南廳長山形脩人本島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書中未送付書類追送ノ件、恒春廳長森尾茂助元台南縣へ報告シタル本島住民移住以來ノ沿革調査書送付ノ件、阿猴廳長桑原外助調査原稿寫送付ノ件、台南廳長山形脩人台南升務署管內居住民族調查書送付ノ件、澎湖廳長小林三郎報告方延期願、嘉義廳長岡田信與本島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書附屬街庄社居住民族調查表送付ノ件、鳳山廳長川田久喜同廳管內居住民族調查表送付ノ件」（1902 年 4 月 23 日），〈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二十八卷戶籍人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82001，小圖 0164。根據楊鴻嘉記載，光緒 20 年（1894）紅毛港居民約 800 人，詳見楊鴻嘉，〈紅毛港早期的漁村文化（一）〉，《漁友》，248（1998），頁 17。
- 12 「鳳山廳長川田久喜同廳管內居住民族調查表送付ノ件」（1902 年 4 月 23 日），〈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二十八卷戶籍人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82001，小圖 0161-0184。本處將鳳山城内數十街市視為一個街庄，即為鳳山街。
- 13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街庄社別人口統計（鳳山廳）〉，《臺灣現住人口統計》，明治 38 年份（1907），第 121 頁。
- 14 「警察監視區域規程改定ノ件（鳳山廳訓令第二三號）」（1902 年 11 月 25 日），〈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三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41038，小圖 0195。本件字跡極為模糊，所幸相關地名尚能辨識。
- 15 明治 38 年（1905）以前紅毛港派出所係租用陳面的房屋辦公（紅毛港庄 209、210 番地），參考自「鳳山廳無料借上土地建物報告ノ件」（1906 年 8 月 1 日），〈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三十七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918001，小圖 0008；翌年陳面捐出土地，洪恩等 10 人寄附 600 円，建築派出所於 209 番地，參考自「赤崁庄外三ヶ所警察官吏派出所敷地寄附受納認可（鳳山廳）」（1906 年 10 月 1 日），〈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追加特殊取扱文書第二十五卷財務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969007，小圖 0096-0105。陳面與洪恩等 11 人，居住在燒灰員的有 9 個人，只有 2 人住在紅毛港。大正 8 年（1919）年底紅毛港派出所正在新設，可能在該年派出所由 209 番地搬遷到對面（道路東側），詳見〈派出所新築〉，《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9 年 11 月 23 日），日文第 4 版。
- 16 綜觀〈警察監視區域規程改定ノ件（鳳山廳訓令第二三號）〉內容可知，通常一個派出所轄有二到三個管區，並以數字區分為第一、第二、第三管區。一般而言，派出所的頭銜以所在村庄為名，而且所在村庄書寫在派出所第一管區的首列。既然紅毛港派出所設立於燒灰員，那麼，第一管區的首列村庄便是燒灰員。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二、空間範圍

日本領臺初期，開始施行土地調查，從而界定街庄與土名的空間範圍，此最基本的空間單位稱為查定區域，區域內的每一筆土地皆加以編號，稱為「地番」。完成土地調查事業後，總督府旋即採用地籍編號系統「地番」，建立戶籍編號系統，作為居住該地人家戶籍上的「番地」。¹⁷簡單地說，地番就是地號，是一筆土地的編號；番地就是地址，係指一個人居住地的編號。

土地調查完成後，臺灣總督府調製有地籍清冊《土地臺帳》、地籍圖與《臺灣堡圖》等，其中《土地臺帳》的內容包括有土名、地番、則別、地目、甲數、地租……業主姓名及其住所。對本文而言，業主住所欄的地名資料，提供業主居住聚落的名稱；若業主住所欄空白，則表示業主居住地的地名就是該查定區域名稱，亦即該街庄名或土名。

表 1 有關燒灰員的戶籍資料

姓名	出生年	母親姓名	事由說明	資料來源
李氏糧	文久 2 年 (1862)	蕭氏增 *	鳳山廳鳳山下里燒灰員庄李世長女，明治 15 年婚姻入戶。	日治戶籍檔案第 96 冊 62 頁，林園戶政事務所。
李氏員	明治 34 年 (1901)	黃氏敬	鳳山廳鳳山下里燒灰員庄李蚩 ** 長女，明治 38 年養子緣組入戶。	日治戶籍檔案第 15 冊 286 頁，林園戶政事務所。

* 蕭氏增也寫作蕭禎，至於李氏糧、李氏員二人及其父母的姓名，參考李明賢，《高雄紅毛港李氏家譜》（高雄：紅毛港文化創意有限公司，2019），頁 43、71。

** 李蚩也寫作李奚或李蝦，蚩、奚與蝦三者為同音異字，均屬陽平調，讀音記作 he。

資料來源：日治戶籍檔案第 82 冊 60 頁（小港戶政事務所提供）、《土地臺帳》紅毛港庄 153 地番（前鎮地政事務所提供）。

根據《土地臺帳》記載，本區土地從地番 1 到 273，總共只有 273 個地號，其中 107-273 地番的業主住所欄，到處都是蓋著燒灰員庄的章記，顯示編號 107 到 273 的土地就是燒灰員的空間範圍。表 1 戶籍調查內容，可以佐證上舉之臺帳資料。

表 1 顯示李世與李蚩兩人的住所都位在燒灰員，前者的後裔與後者分別居住在紅毛

港庄 133 與 153 番地。¹⁸ 由此可知，地號 133 與 153 的土地均屬燒灰員的範圍。此外，田野調查一筆有關燒灰員的資料：因為颱風引起的海侵，家屋遭受破壞，報導人 17 歲時隨家族由海原村住家（200 番地）遷移到海城村（205-273 番地）定居。「小時候下赤竹仔（旗津區上竹里）的外婆家人要來紅毛港會見母親時，總會說『要來燒員，要來燒員（Belai Sio-uan）』。」¹⁹ 報導人口中的燒員（Sio-uan）便是燒灰員地名讀音縮稱的結果。綜合以上的討論，可以確認 107-273 地號就是燒灰員聚落的空間範圍。

紅毛港庄地籍圖在明治 36 年（1903）調製，107 與 108 地號之間的路段轉折成東西向，與貫穿本區西北／東南向的道路相連結而形成顯著彎曲的道路型態，透露此處正是燒灰員與紅毛港的分界。²⁰ 在保甲制度時期，燒灰員第一、第二與第三保，亦即後來的海豐、海原與海城等三村里就是燒灰員的空間範圍，南從組合姓吳仔、姓李仔與姓洪仔向北到姓張仔；其餘地號 1-106 地番屬於紅毛港的空間範圍，是紅毛港第一與第二保，²¹ 亦即遷村前的海澄與海昌二里，分別是埔頭仔與姓楊仔等角頭小地名（圖 1）。

三、地名由來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SIUNG MUSEUM OF HISTORY

本區養蠔場的發展，大約始於嘉慶年間。明治 31 年（1898）的〈養蠔業ノ沿革並舊慣〉記載打狗港內「距今約百年前，嘉慶年間清國泉州人在該港南方稱作海汕的地方，始設養蠔場。」²² 大正 6 年（1917）《府報》第 1401 號公告李郁、洪愍遠與蘇合德等三人（住所分別在紅毛港庄 143、205 與 246 番地）都還持有漁場位置在臺南廳鳳山下里紅毛港庄，

18 日治戶籍檔案第 41 冊 14 頁、第 82 冊 60 頁，小港戶政事務所提供。

19 報導人洪寶，昭和 8 年（1933）生，民國 108 年（2019）9 月 9 日採訪。根據洪丁出說法，他們年幼時居住在 200 番地，民國 109 年（2020）1 月 5 日採訪。此處紅毛港指的就是紅毛港地區，而非僅指紅毛港聚落。

20 若不是此處道路大角度轉彎，實難以分辨燒灰員與紅毛港之分界。本區 273 筆土地，包括養魚池 1 筆、墳墓地 2 筆、原野 2 筆、雜種地 1 筆、畑 16 筆與建地 251 筆。其中養魚池與墳墓地在本區最南側，16 筆畑地全部集中於北端。除了 1 筆建地（270 地番亦即姓張仔）獨立於最北端外，其餘 250 筆建地迤邐不絕、連綿不斷地分布在沙洲上。換句話說，彼時燒灰員與紅毛港就已經互相毗連而難分彼此了。地籍圖來源為前鎮地政事務所提供。

21 紅毛港第一、二保保正分別是吳天份（51 番地）與楊乞（96 番地），燒灰員第一、二、三保保正分別是李更（133 番地）、洪寶（194 番地）與洪見智（226 番地）。村上先，《南部臺灣仕紳錄·鳳山廳》（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555-566；明治 39 年的「赤崁庄外三ヶ所警察官吏派出所敷地寄附受納認可（鳳山廳）」（1906 年 10 月 1 日），〈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追加特殊取扱文書第二十五卷財務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969007，小圖 0097。

22 「養蠔ニ關シ取調書進達ノ件（元臺南縣）」（1898 年 2 月 1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九九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42005，小圖 0089。



為期五年的牡蠣養殖許可證。²³ 由其住所番號可知李郁等三人都是燒灰員人，他們的漁業許可證延續本區牡蠣養殖的歷史，一直到民國 50 年代本區北端都還有養蠣人家。

《重修鳳山縣志》記載「牡蠣，鹽水結成，硨磲相連如房，故曰蠣房。俗厚為蠔，小者名珠蠔，散生海中。用長竹如剪，鉤諸海底。取之殼，可燒灰。」²⁴ 其中，「用長竹如剪，鉤諸海底」，應為「簍仔蠔」（tshe-a-oo）之形容。²⁵ 至於「取之殼，可燒灰。」坊間辭典「灰」字也有類似的解釋：「石灰，閩南特指用牡蠣殼等燒成的石灰，例如殼灰。」²⁶ 蠔殼燒製成的石灰，可以作為建材。據稱本區北鄰土地公（旗津區中興里）在民國 50 年代都還設有燒灰場。燒灰業是原料指向的區位，因此，燒灰園就是以牡蠣殼為原料燒製石灰的場所之意。

既然清代嘉慶年間本區就已經有牡蠣場之經營，那麼燒灰園地名當出現於牡蠣養殖之時；此外，透過人口成長情形亦可大致判斷地名出現的時期。根據《高雄紅毛港李氏家譜》記載，李氏開基祖李遠（1696-1752）入贅吳家，與吳佳（1700-1769）生有四子三女，四男約出生於乾隆 15 年（1750），長孫出生於乾隆 39 年，第三代男子共有 13 人，因為婚嫁、出生與死亡互相抵銷，估計乾隆 40 年李氏頂多 10 人，嘉慶 5 年（1800）約有 25 人。以明治 39 年（1906）李氏人口至少 360 人，占紅毛港庄 2,679 人的比重 13.43% 計算，乾隆 40 年本區人口不超過 80 人，嘉慶 5 年不超過 200 人。²⁷ 以人口規模來判斷，大抵在進入 19 世紀前後，海線頂才在本區分化出燒灰園與紅毛港這兩個地名。

四、地名讀音與消失

（一）地名讀音

《臺灣堡圖》以片假名記錄地名讀音，燒灰員記作「フー ショウ ケン」，讀音

23 〈漁業免許〉（1917 年 10 月 15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典藏號：0071021401a008，影像 053。民國 70 年代李郁後代李聯卿在自家門口埕鑿井裝設手動抽水泵浦（tsui-hiap-a），發現地下埋有填海造陸用的蠔殼，蠔殼碎屑不斷隨井水湧現。因為水質不佳，帶有臭水溝味道，該井旋遭棄置廢用。

24 王瑛曾，〈雜誌·物產〉，《重修鳳山縣志》，臺灣研究叢刊第 4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148。

25 「養蠣二關」取調書進達ノ件（元臺南縣）（1898 年 2 月 1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九九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42005，小圖 0093、0094 圖示。此外，民國 50 年代本區尚有石頭蠔（tsio-thau-oo）的養殖。

26 周長楫編，《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州：福建人民，2006），頁 177。

27 李明賢，《高雄紅毛港李氏家譜》（高雄：紅毛港文化創意有限公司，2019），頁 34 註 28。

誤差不小。²⁸ 明治 30 年（1897）抄錄自《鳳山縣采訪冊》的各里街庄名也標記有片假名，惟其字跡模糊不清。²⁹ 燒灰園（員）首字「燒」的讀音唸作 sio，較無疑義，餘二字讀音則有考究之必要。

研究者幼年聽見的「灰、火」讀音多已唸作 hue，例如石灰（tsioh-hue）、番仔火（huan-a-hue，火柴），然而，更早以前此二字讀音都唸成 he。比較高雄市閩南話音系特點，語言學者特別指出「《彙音妙悟》中的『科』韻（《雅俗通》『伽』韻）例字，高雄唸 ue/ueh 韻：如『火』hue、『缺』khueh。大林蒲、紅毛港與旗津以前唸 e/eh，但是現在受到普通腔的影響，有逐漸改唸 ue/ueh 的情形。」³⁰

本研究區古早話「儂咧火薰，嘛跟儂火薰。」(Lang leh he-hun, mah te lang he-hun)意指別人在煮食，自己也要跟著煮食，延伸不落人後，勉勵人們勤奮不落伍之意；再有諺語「初三四，月眉意。」(tshe-sann-si, geh-bai-i)是說農曆初三初四，新月形狀如鉤，稱之為月眉。按韻母屬於對照組「泉州er、廈門e、漳州ue」的例字很多，例如「飛、皮、被、粿、過、灰、火、歲、月」等字。³¹本區方言發音與廈門較為相近，例如飛魚(pe-oo-a)、厚面皮(kau-bin-phe)、被單(phe-tuann)、粿葉仔(ke-hioh-a，黃槿樹葉)、過年(ke-ni)、歲頭(he-tau，年紀)等詞彙。

由上討論，據信本區灰字讀音，日本時代唸作 **he**，至於清代是否唸作 **her**，則不得而知。惟從本區並無發現任何韻母 **er** 之讀音殘留，研究者保守地認為燒灰員的灰字讀音應唸作 **he**。³²

正如前文所言，燒灰園又寫作燒灰員、燒灰圓或燒灰灣，園、員、圓與灣等四字，

28 燒灰員標記為「フー ショウ ケン」，雖可能是「ショウ フー ワン」(Siō-hū-uan)之誤植，有如鄰村崩隙所標記的片假名前後顛倒一般。然而《臺灣堡圖》在鳳山上下里的片假名，有不少錯誤，例如集帆嶼、大人宮、仙草嶺與上塘等地名，其中「嶼、人、仙草、上」等字音跟當地人的唸法並不相同，可見當時並非根據當地人的唸法來標記其讀音。基於這個考量，本文未採用《臺灣堡圖》片假名的讀音。

²⁹ 「所轄內各里街庄名調」，收於「鳳山縣管內田園反別租額及戶數人口調」（1897年3月1日），〈明治二十九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四卷稅務門賦稅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695029，小圖 0285。雖然燒灰園讀音似乎記做「シヨ ホエ ワン」（Sio-hue-uan），但集鳳嶼、仙草莊等地名唸法，也與當地人不同。

30 張屏生，《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一）：論述篇》（臺南：開朗雜誌，2007），頁70。

31 周長楫編，《閩南方言大詞典》，頁155-178、699。

³² 灰字另有一個讀音，唸作 hu，是指物體燃燒後的灰燼，例如香灰。惟在使用灰窯或石灰之名詞時，灰字讀音不會唸作 hu。



白讀音分別唸作 hng、guan、inn 與 uan，但其文讀音卻相同，都記作 uan，³³ 很明顯的，這是同音異寫的結果。同一個地名有多種寫法的例子眾多，例如海汕，也寫作海線或海山，最著名例證莫過於把臺灣寫成大員或大園。就一般地名而言，園字唸作白讀音 hng，極為普遍，但唸成文讀音 uan，則較為罕見，是以燒灰園的書寫出現各種版本，日本時代本最普遍的寫法就是燒灰員。³⁴ 截至目前為止，只有一個人聽過這個地名的唸法，報導人將此地名唸成 Sio-uan。當語流稍快時，聽來像是省略中間「灰」he 讀音，Sio-he-uan 就會變成 Sio-uan，就像本區人們在講到自己地名紅毛港 Ang-mng-kang，有時會合音唸作 Am-kang，也常常將鄰村大林蒲 Tua-lann-poo 說成 Tann-poo 一般。³⁵ 綜合以上討論，研究者認為燒灰員在地名消失前的讀音唸法應為 Sio-he-uan。

（二）地名消失

清末以來大凡一個地區之命名，多以區內位置適中或人口較多的聚落為名，例如前述明治 30 年（1897）本研究區街庄長管轄區域名稱，便以人口眾多的燒灰員為名。即便後來因為街庄長轄區設區過多，導致經費不足，乃於明治 33 年縮減區數，擴大街庄長轄區範圍，惟仍以區中重要聚落為區名。³⁶ 明治 36 年鳳山上里與鳳山下里實施土地調查，多數街庄便以區內人口較多的聚落作為查定區域名稱，只有少數幾個大字是以位置適中的聚落為名，例如紅毛港庄。

明治 35 年（1902）底前本區設置派出所，地點雖在燒灰員（紅毛港庄 209 地番），³⁷ 名稱卻是紅毛港警察官吏派出所，此為紅毛港地名時代揭開序幕。翌年 1 月臨時臺灣土

33 員、圓與園三字都屬陽平調，文讀音 uan。灣字讀音 uan，屬陰平調，但使用臺灣一詞時可視為陽平調。園、員、圓與灣的文白異讀，可以參考（1）林連通編，《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3），頁 127、128、135；（2）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資料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1 日。網址：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3）張振興，《臺灣閩南方言記略》（臺北：文史哲，1989），頁 60、64。

34 地名讀音既然唸作 Sio-he-uan，書寫成燒灰園不如寫作燒灰員妥適，因為燒灰園非常容易被誤讀為 Sio-he-hng。這也是《鳳山縣採訪冊》雖有燒灰園之紀錄，卻因讀音特別，以致研究者未能及早調查到此地名的主要原因。

35 雖然大林蒲正式的地名讀音記做 Tua-lann-poo，但是本區居民常會說成 Tuann-lann-poo 或是 Tann-lann-poo，前字「大」作 Tuann 與 Tann 之發音，應是受到後字「林 lann」讀音的影響。語流中 Tuann-lann-poo 或 Tann-lann-poo，容易合音縮稱為 Tann-poo。

36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頁 9。以鳳山上、下二里為例，街庄長轄區數由 6 區縮減成 3 區。其中荊蔥腳與二橋二區合併為空地仔區，港仔墘與大人宮二區合併成港仔墘區，大林蒲與燒灰員二區合併成大林蒲區。空地仔、港仔墘與大林蒲等三地都是各區中位置適切、較具規模的聚落。

37 《臺灣堡圖》在紅毛港庄（大字）標記出派出所的地點，確實位於燒灰員，但是因為堡圖上紅毛港與燒灰員的地名分布並不正確，讀者很容易被誤導而以為派出所是位在紅毛港。

地調查局臺南出張所鳳山派出所，日本職員呈稟的調查表中，本研究區調查區域之取名即為紅毛港，行政區域則包括紅毛港與燒灰員二庄。³⁸《臺灣堡圖》鳳山下里紅毛港庄轄有燒灰員與紅毛港，但不知是誤植還是刻意設計，燒灰員被標記在大坵園北側姓張仔之處（圖1），³⁹也就是在燒灰員空間範圍之偏僻角落，無論是空間分布或聚落規模都比實際情形要小得多，至於紅毛港的空間範圍則被標示到比實際情形大出許多。明治40年（1907）鳳山廳管內一口氣設立44處屠畜場，其中5處位於鳳山上下里。就屠畜場名稱而言，除了本區取名燒灰員，其餘4處均與其所在大字名稱相同，⁴⁰惟在明治44年（1911）燒灰員屠畜場改稱紅毛港屠畜場。⁴¹前述《土地臺帳》紅毛港庄107-273地番的業主住所欄，蓋有許多燒灰員庄的章記，這些章記事後被兩條平行紅線劃過，槓掉不用，有的還在旁邊改寫成紅毛港庄。大正8年（1919）〈立賣盡根杜絕厝地基契字〉，土地賣斷者李窓（聰）的居住地被記載為「鳳山下里海汕紅毛港庄」。李窓是燒灰員人，但字據上未書寫燒灰員，反而寫作海汕紅毛港庄。以上敘述可知，燒灰員地名在空間上遭到邊緣化，出現的頻率逐漸降低。

此後燒灰員消聲匿跡，反觀紅毛港則頻頻出現。本區漁業向稱發達，尤以捕烏魚業為最。⁴²以下兩則新聞報導特別指出紅毛港採捕烏魚的盛況，明治42年（1909）「聞鳳山廳下紅毛港漁夫之出漁者，既有四百八十餘人之多云。」大正13年（1924）「查州下

38 「鳳山派出所庄土名調查表」（1903年3月1日），〈明治三十六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永久保存第五十九卷調查課〉，《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252045，小圖0195、0196。

39 《臺灣堡圖》不僅誤將燒灰員標記在姓張仔之處，還將姓張仔與崩隙（今旗津區中興里）相連在一塊。姓張仔是張姓人家居住之地，為本區北端的一個小村莊，屬於燒灰員但聚落建成區未與之毗連。昭和17年（1942）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昭和修正版）上面，姓張仔被稱作張家庄，獨立而未與北側的崩隙（今旗津區中興里）也未與南側聚落（按即燒灰員）相連，此與《土地臺帳》、地籍圖的資料相一致。根據《土地臺帳》記載，姓張仔就是指270地番之單一建地所在，面積有0.9075甲，村落北側有三筆畑地（271-273地番）共計1.4235甲，南側就是大坵園。此單一建地的面積雖大，住民卻不多，小村莊顯得稀微不盛。據傳此地外海多林投，內海有茄荖與木麻黃，有時海水還會淹到道路旁。

40 「市場及屠畜場管理規則並設置區域ノ儀稟申認可ノ件（鳳山廳）」（1907年4月14日），〈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八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298004，小圖0067。除燒灰員屠畜場外，其他四處分別為港仔墘、空地仔、大林蒲與大坪頂屠畜場，以上四個地名都是查定區域名稱。

41 「臺南廳告示第六號燒灰員屠畜場外一ヶ所名稱變更ノ件」（1911年1月27日），〈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六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792013，小圖0048。

42 「漁業ニ關スル取調ノ件（元臺南縣）」（1897年8月1日），〈明治三十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二一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780023，小圖0177-0201。



紅毛港庄多至五十二甲，中洲庄二十一甲，大線頭一甲，柴山四甲，合計七十八甲。」⁴³ 同一時期，大正 7 年（1918）設立稅關監視署、漁業者信用販賣購買組合、信用購買販賣組合，⁴⁴ 以及大正 13 年（1924）創立公學校分教場，這些機關團體雖然全部位於燒灰員，頭銜卻都叫做紅毛港。其中紅毛港漁業者信用販賣購買組合的服務區域廣及鳳山支廳大林蒲區，包括紅毛港、大林蒲、鳳鼻頭、鹹水港與中林仔等五個大字。

燒灰員、紅毛港與海汕都曾經被用來指稱本區，為何紅毛港脫穎而出，被選定為查定區域？就地理學而言，區位由地點與位置組成，前者是指一地的條件，例如自然環境、人口規模或物產等，而後者則指其對外關係，亦即它的交通運輸。影響一地發展的要素，位置至關重要。

以人口多寡來說，燒灰員適合作為查定區域，但以地理位置而言，紅毛港更適合被選定為查定區域。如果透過陸路往南，海汕沙洲一帶對外交通都必須經過紅毛港聚落。土地調查時編定查定區域為紅毛港庄，顯示本研究區核心聚落是紅毛港而非燒灰員。隨著社會發展，區域間人員與貨物的流動日益頻繁，紅毛港地區與外界越多連結，不論是親赴行政中心鳳山縣廳或小港庄役場，或是通往地方市場大林蒲、頂林仔邊街（今林園），無論洽公、購物或販售漁獲，都得經過沙洲與陸地連結要衝的紅毛港，促使紅毛港的核心地位愈加鞏固。在地名競爭過程中，燒灰員漸趨下風，此可能是地名消失的一個原因。

然而就算查定區域不以燒灰員為名，在地人也不至於連自己的村莊名稱都捨棄不用，尤其聚落並未遷村，人群依舊安居原地，紅毛港與燒灰員兩個地名理應並存共處，流傳至今才是！何以燒灰員早成死名，完全從人群的記憶中消失？是否有其他重大因素導致

43 二則報導見於〈實業彙載：魚鰾國節〉，《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9 年 12 月 16 日），漢文第 3 版；〈高雄特訊：網貝增設〉，《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4 年 12 月 6 日），漢文第 4 版。

44 小港區漁會的前身有限責任紅毛港漁業者信用販賣購買組合，創立於大正 7 年（1918）3 月 30 日，事務所設在紅毛港庄 175 番地，服務區域為臺南廳大林蒲區，理監事含組合長共 10 人，據其居住番地研判，來自燒灰員與紅毛港各半。「紅毛港漁業信用販賣組合講買」（1918 年 1 月 1 日），〈大正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四十八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6554001X021，小圖 0198-0204。至於小港區農會的前身紅毛港信用購買販賣組合，也是設立於大正 7 年 3 月 30 日，事務所在本區第三保（即遷村前的海豐里），但業務範圍限於本區。參考莊忠山，〈小港區農會沿革〉，《高市文獻》，19（2）（2006），頁 24。

此地名滅亡？惜無明證，只能留待他日研究。⁴⁵ 推測大正年間（1912-1926）在地人開始不使用此地名，這也正是田調過程中，未能找到任何一位可以讀出 Sio-he-uan 報導者之原因。

本研究區土地狹小，人煙稠密，土地調查時建地連綿不絕，燒灰員與紅毛港早已互相毗連，彼此取代，亦不難想像。自從地籍系統選定紅毛港為查定區域，本區的地名階層就形成上層紅毛港，下層紅毛港與燒灰員。當燒灰員地名消失後，上下層地名合而為一，紅毛港就成為本區唯一聚落地名。

參、紅毛港（Ang-mng-kang）.....

本節重點在於重新檢視紅毛港地名由來的說法，及其地名讀音。紅毛港之得名，一般認為與荷蘭人相關，⁴⁶ 但是現有文獻仍舊缺乏直接證據，足以說明二者的關係。針對地名由來的傳統說法，以下將提出三項疑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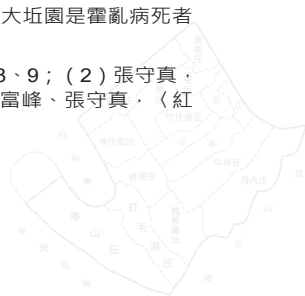
一、永曆 18 年（1664）荷蘭艦隊集結於打狗南方，亦即紅毛港地區

永曆 17 年（1663）6 月聯合東印度公司命令艦隊司令官 Bort 率領 16 艘戰艦前往中國海域，企圖奪回臺灣島。巴達維亞最高議會訓令司令官 Bort 的任務提及，因為大員水淺，船艦難以進出，所以「如無此等平底船，不應在此地（按即大員）企圖上岸而改由 Tonkoya（打狗之古名）後方為之。」⁴⁷、「1664 年 1 月 3 日荷蘭艦隊途經澎湖群島，1 月 13 日艦隊在安平城外海停泊，1 月 19 日部分艦艇停泊於打狗南岸，1 月 25 日登岸開

45 研究者假設可能有致命因素導致此地名滅亡，燒灰員地名遭受貶抑而為負面詞，卻苦無證據論說。以下僅列幾點供同好參考：（1）大正 8 年（1919）7 月底到 9 月初，本研究區霍亂疫情嚴重，161 人罹患虎疫，90 死亡，致死率 55.9%，因霍亂病死者占該年死亡人口 166 人一半以上；（2）大正年間（1912-1926），位於本區北端的大坵園是霍亂病死者的火化場所；（3）燒員和「燒完」諧音，都唸作 sio-uan。

46 相關研究包括有（1）張守真，〈明鄭時期打狗史事初探〉，《高雄文獻》，32/33（1988），頁 8、9；（2）張守真，〈紅毛港地名的由來〉，《環境科學技術教育季刊》，5（1994），頁 41-44；（3）葉振輝、洪富峰、張守真，〈紅毛港史蹟調查研究專輯〉，《史聯雜誌》，27（1995），頁 22。

47 賴永祥，〈康熙二年荷蘭來華艦隊之任務〉，《臺灣風物》，5（6）（1955），頁 6、8。



挖戰壕，2月7日艦隊全數開往打狗集結，2月16日撤離打狗。」⁴⁸

上引文中，1月19日到2月16日荷蘭人在沙洲上在附近海岸活動，到底有沒有來到過本區，有否進出港道，出入臺灣海峽與打狗灣，我們實在無從得知。但有一幅地圖明確指出他們在打狗後方（南方）的停泊地點。1664年〈福爾摩沙西南沿岸海圖〉在打狗南岸畫了一個錨，便是他們泊船的地方（圖2）。⁴⁹依地圖及其地形研判，艦艇泊船處靠近打狗港，約在現今頂、下烏松（旗津區南汕、北汕里）之間的外海，而非更遙遠的紅毛港。就此而論，紅毛港地名的由來與荷蘭人的關係還不夠明確。

二、相傳荷蘭時代，曾經設立海關於濟天宮的位置⁵⁰

雖然〈紅毛港史蹟調查研究專輯〉調查報告聲稱本區早就設有海關，然而對此重要措施，《熱蘭遮城日誌》卻隻字未提。事實上，海關的設置並非始於荷蘭而是日本時代，⁵¹ 此有官方檔案可以稽查。大正 6 年（1917）年底臺灣總督府稅關長原鶴次郎認為大林埔（蒲）監視署之名稱位置有變更的必要，在其上稟公文提及：

明治 35 年大林埔稅關監視署開設
……打狗築港初期，船舶出入多，大林



圖 2 荷蘭艦艇停泊處 (1664)

資料來源：重繪 1664 年〈福爾摩沙西南沿岸海圖〉，原圖收於格斯·由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臺北：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 74、75、125。

繪圖：李易修。

⁴⁸ 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79-81.

49 〈福爾摩沙西南沿岸海圖〉，收於格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臺北：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74、75、125。

50 葉振輝、洪富峰、張守真，〈紅毛港史蹟調查研究專輯〉，頁 21、95；張守真，〈紅毛港遷村實錄·歷史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9），頁 7。

51 根據李漏生（大正 2 年生）報導，海關之名稱源於日本時代，漁船出去討海必須向此機關報備登記，故名。海關有一辦公室，工作人員包括日本人與臺灣人各一位。報導者約 11、12 歲時，報關業務移歸他處，此後，海關地名即不再使用，民國 82 年（1993）2 月 8 日採訪。

埔適合作為稅關監視署之所在。經過十幾年，築港工程帶動打狗港內外貿易之發展，位居打狗港灣終點、接近外海、視野開闊，以及監督管理打狗港外國貿易船隻之樞要地點，鳳山下里紅毛港北距大林埔監視署里餘，近來出入船舶更加頻繁，鳳山下里一帶的民生必需品，主要是經由紅毛港船運出入。⁵²

大正 2 至 4 年（1913-1915）期間沿岸船隻出入的數量，大林埔萎縮到只剩 1 艘，反觀本區則由 100 艘增加到 140 艘。⁵³ 兩地船運的差異懸殊若此，所以大正 7 年（1918）稅關監視署便由大林埔遷移到紅毛港庄 165 番地，⁵⁴ 也就是後來的濟天宮位置。其後情勢再度變移，大正 12 年（1923）紅毛港稅關監視署遭到裁撤，⁵⁵ 海關地名也就不再使用。因此，海關地名的使用時期也只有短短數年而已。

三、鳳林國小南邊的小水溝，曾是外海進出紅毛港的航道⁵⁶

光緒 11 年（1885）法國駐廣州領事 C. Imbault-Huart 在著作中提及紅毛港，此為現有文獻中最早出現此地名者：

一入海港在 Saracen 山（按即旗後山）後面，便是打狗的本地村莊；朝南是那一望無盡的淺海，淺海盡端注入一條現在幾已乾涸的河流，但在荷蘭人占據時代，這條河流卻是交通大道；人們將它稱作「紅毛江」（本地話叫 Ang-mang-kang，官話叫 Houg-mao-kiang），亦即「荷蘭人江」。⁵⁷

彼時紅毛江已是一條即將乾涸的水道，難怪《鳳山縣采訪冊》完全沒有這條河道的

52 「稅關監視署名稱位置中改正ニ關スル件」（1917 年 11 月 1 日），〈大正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672002，小圖 0122。引文中的紅毛港指紅毛港大字，並非僅指紅毛港聚落。

53 「自大正二年至大正四年大林埔、紅毛港沿岸船出入比較表」，收於「稅關監視署名稱位置中改正ニ關スル件」（1917 年 11 月 1 日），〈大正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672002，小圖 0124。

54 〈廳舍移轉（稅關）〉（1918 年 5 月 8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典藏號：0071021554a002，影像 027。

55 〈稅關監視署ノ名稱及位置中改正〉（1923 年 2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典藏號：0071022862a001，影像 001。

56 葉振輝、洪富峰、張守真，〈紅毛港史蹟調查研究專輯〉，頁 21、95。

57 C. Imbault-Huart 著，黎烈文譯，《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灣研究叢刊第 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124。



記載。形容這條水流是交通大道，恐有浮誇之嫌。古來沿海沙洲地形變動不居，加以陸地逕流常將泥沙沖積到潟湖，打狗灣南部應是一幅海水短淺的景象。⁵⁸ 如果有這條水道，當也不至於河寬水深。這麼重要的交通大道，荷蘭文獻卻無明確記載。⁵⁹

文獻雖無明確記載，本區鄉親卻對這條水道指證歷歷，⁶⁰ 稱之為草溝。⁶¹ 根據上引文內容及其地名讀音判斷，紅毛江就是紅毛港。推論紅毛港之港道可能是暴風海浪侵蝕產生的潮流口，可以溝通內外海，因為沙洲狹窄，此港道長度也短淺。後來因為港道淤塞，失去運輸功能，加以內海築起魚塢，水道沿著魚塢與內海相通，看起來像是一條注入內海的河流。本區面貌一直模糊不清，反映其軍事或商業價值之欠缺，所以縱使有此港道，也非交通大道。

相對於西北部的燒灰員，紅毛港聚落位於本區東南。就空間關係而言，偏處本區一隅的紅毛港，得名與這條港道息息相關。就歷史發展而言，此地名與紅毛人脫離不了關係。惟紅毛一詞並非荷蘭人專屬，亦有稱英國人為紅毛者。所以，此地名由來是否與荷蘭人相關，答案尚不明朗。誠如翁佳音與曹銘宗所言：「高雄市小港區的『紅毛港』，雖然被認為與荷蘭人有關，但在荷蘭文獻上找不到證據。」⁶²

以地名讀音而言，本地人將紅毛港唸作 Ang-mng-kang，而非「紅茫港」Ang-mang-kang，或是「紅魔港」Ang-moo-kang。按「毛」字唸法，臺灣閩南語有文白異讀，文讀音 moo，例如毛筆就唸作 moo-pit；白讀音又分漳泉，漳州音 moo 而泉州音為 mng，例如頭毛（頭髮）一詞，漳州音唸成 thau-moo 而泉州音唸作 thau-mng。本區人群係泉州裔，

58 有關此點，可以參考（1）1636 年〈手繪臺灣西南岸海圖〉，收於格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頁 41、126；（2）1636 年〈大員水道到南角的福摩沙島圖〉，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 437。

59 張世民，《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地圖樣貌集》（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5），第 14 頁。張世民根據 1753 年地圖宣稱：「在本圖中有一個特別的發現，就是所畫的古旗津，南端並不是連著陸地的，而是有明顯的水道，大約在今天小港區紅毛港一帶。」查 1753 年地圖是根據 1653 年原圖製作的，然而在 1653 年原圖上並無法辨識出該條水道的存在。由此可知，1753 年地圖上「明顯的水道」是後製加工的結果。1653 年原圖，收於格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第 62、63 頁（圖版 29）。

60 大多數報導人指稱荷蘭人經由此港道出入，也有人說林道乾由此港道進入內海，甚至有報導人說他父親（光緒 18 年出生）親眼看過許多帆船經此出入。上述傳說或有浮誇不實，但是，共同點都有此水道。

61 在明治 36 年（1903）調製的地籍圖上，草溝在紅毛港港道的部分已經完全乾涸，水道從紅毛港塢與港口塢之間通往內海。由地籍圖量測，紅毛港港道長度百餘公尺，寬度十餘公尺。大正 10 年（1921）後李漏生從本區步行到大林蒲公學校念書，途經時草溝已無水，大部分遭填埋，無須搭橋或涉水過去，但有些地方還有丈餘深。民國 82 年（1993）2 月 8 日、12 月 28 日採訪。從紅毛港到大林蒲念書，既然會途經草溝，草溝這條小水溝當在大林蒲公學校即鳳林國小北邊，而不是南邊。草溝是紅毛港庄與大林蒲庄的庄界，東北西南流向，遺址約在現今鳳林觀音寺附近。

62 翁佳音、曹銘宗，《大灣大員福爾摩沙》（臺北：貓頭鷹，2016），頁 183。

操持的語言偏泉腔，毛字唸成 mng 而非 moo。因此，這個帶有強烈草根性的地名就唸作 Ang-mng-kang，音同「洪門港」。地名是專有名詞，其發音宜以當地人的唸法 Ang-mng-kang 為準。⁶³

肆、海汕（Hai-suann）.....

臺灣西南沿海有豐富的沙洲地形，海汕地名並不少見。⁶⁴ 海汕，係指沿海沙洲。汕是沙洲之意，有時也寫作線或傘，例如海線頂或外傘頂洲。《南安溪東李氏老譜》記載本區李氏開基高曾祖李遠「往臺住南路海線頂」。⁶⁵ 海線頂，就是在海汕沙洲上的意思。根據現有的文獻，海線頂這個地名出現的時間，比起紅毛港與燒灰員要早先許多。至晚在乾隆 15 年（1750）以前，先人就以地名「海線頂」來泛稱此一沙洲地帶。⁶⁶ 就此地名來說，「頂」是方位詞，作為強化此地名的空間性，因此海線頂與海線在語意上無甚差異，海線頂也被當地人簡稱海線，後來就寫作海汕。

《鳳山縣採訪冊》形容海汕為：「在鳳山里，縣南二十里，東連鳳鼻山，西抵旂後山，延袤二、三十里，為縣治眠弓拱案，居民數百家，皆以捕魚為業。」⁶⁷ 既然列在〈地輿・諸山〉，那麼，海汕是地形詞。這一狹長窄小的沙洲，從今日旗津區旗后一直綿延到小港區鳳鼻頭，沙洲上聚落林立，所以，海汕也是區域名。以下二筆史料，可以推論清末海汕的空間範圍，及其和燒灰員、紅毛港的關係。

第一、《鳳山縣採訪冊》

本方志記載鳳山里轄有村莊 63 個，其中，位於本研究區者有「海汕莊……燒灰園」；

63 某些外地人誤將紅毛港地名的讀音唸成 Ang-moo-kang，像是紅毛港文化園區的工作人員、努力爭取選票的候選人、電視臺新聞主播，甚至連鑽研紅毛港歷史的學者都會誤唸其讀音，發音若此，讓人覺得不受尊重。

64 《臺灣堡圖》記載有海汕洲地名，位於鹽水港廳學甲堡。另外，高雄市也有兩處石碑記錄此地名：嘉慶 9 年（1804）的〈碑記示禁〉海線庄（梓官區域隍廟），與光緒 9 年（1883）的〈嚴禁攔斷海口水路碑〉海汕庄（彌陀區彌壽宮），上述海線庄與海汕庄實為同一地點。

65 〈重修開基高曾祖李遠傳略〉，收於李明賢，《高雄紅毛港李氏家譜》，頁 20。

66 《南安溪東李氏老譜》既已開列李遠移居地名以及所有子女的姓名，以其幼子約出生於乾隆 15 年（1750）計算，該年之前，先人即已使用海線頂地名。李明賢，《高雄紅毛港李氏家譜》，頁 33。

67 盧德嘉，〈地輿諸山〉，《鳳山縣採訪冊》，頁 31、32。



又記載鳳山里設有社學7處，在本研究區有兩處：「海汕莊一處……燒灰園一處」。⁶⁸

本研究區社學（按即私塾），一處位於燒灰園，另一處位於海汕。那麼，海汕是指哪裡？以本區包括燒灰員與紅毛港研判，《鳳山縣採訪冊》所載的海汕是指紅毛港。

第二、《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

光緒18年（1892）臺灣土地清丈完成後，各縣廳編製有「簡明總括圖冊」，其中鳳山縣〈鳳山下里圖〉繪有15個村莊，與本研究區相關者則有「海山庄、紅毛港庄」⁶⁹（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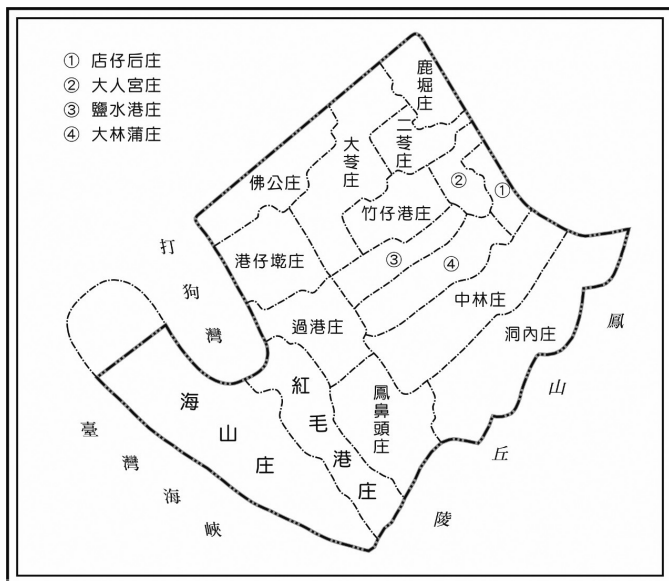


圖3 鳳山下里街庄示意圖（1892年前後）

資料來源：修正自不著撰者（1960），〈鳳山下里圖〉，原圖收於不著撰者，《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臺灣文獻叢刊第19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88。
繪圖：李易修。

海山庄與海汕庄二者為同音異寫，換言之，海山庄是海汕庄的另一種書寫。此處的山係指陸地，海山指海中陸地，就是海汕。本區漁民認為山相對於海，會把陸地說成山頂，登岸說成「起來山頂」（Khi-lai suann-ting）。廈門一帶也有類似用法：山，「特指陸上，跟『海洋』相對」；起山是登陸，上山是從船裡上岸到陸地之意。⁷⁰

《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有如山水畫作，雖然內容有不少錯誤，尤以聚落位置為最，但〈鳳山下里圖〉海山庄與紅毛港庄的相對位置，仍顯現意義。依里圖所記，海山庄位置在外，而紅毛港庄在內，意指海汕較為遠離大林蒲，而紅毛港比較靠近過港、鳳鼻頭。那麼，此處的海山庄又是指稱何處？再以本區包括燒灰園與紅毛港研判，〈鳳山下里圖〉的海山（汕）意指燒灰園。繪圖者在書寫地名時，並未使用燒灰園，而記作海山。觀察該圖海山庄的範圍，還包括其西北側空白而未書寫地名之處（應屬大竹里）。

68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5、115。另外，採訪冊不使用紅毛港為庄名，而是使用在魚塢名稱，魚塢在紅毛港東鄰，名為紅毛港堰而不稱作海汕堰，例如「鳳山里魚塢俱在縣之西港內，紅毛港堰……。」（頁163）。

69 不著撰者，《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臺灣文獻叢刊第19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88。

70 周長楫編，《閩南方言大詞典》，頁534。

上舉方志既然將海汕記錄為海汕莊或海山庄，亦即將海汕看作是村庄。《鳳山縣采訪冊》與〈鳳山下里圖〉以海汕分別指稱紅毛港與燒灰園，可以視為海汕庄涵蓋紅毛港與燒灰員，正好反映這三者的從屬關係。從地名階層來看，海汕在上層，下層則至少有紅毛港與燒灰員。包含燒灰員與紅毛港的海汕，實則涵蓋範圍超過本研究區，為此沿海沙汕南段各聚落的統稱。

前文提及明治 31 年（1898）打狗港養蠟業分布，包括「該港南方稱作海汕的地方」，〈打狗港發蠟場〉分布圖特別標記出海汕位置，⁷¹ 對照《臺灣堡圖》，海汕大約位於燒灰員北側崩隙與土地公之處（今旗津區中興里）（圖 1）。前述大正 8 年（1919）字據〈立賣盡根杜絕厝地基契字〉，記載賣斷土地者燒灰員人李窓（聰）居住在「臺南廳鳳山支廳鳳山下里海汕紅毛港庄」，⁷² 此處紅毛港庄指的是大字，也就是本研究區，而非僅指紅毛港聚落建成區的範圍。以其書寫於紅毛港庄之前，可知海汕是一個比本研究區範圍還大的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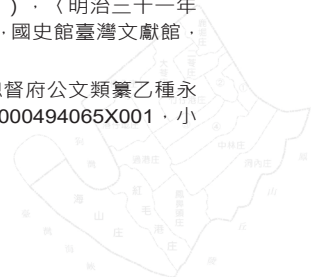
明治 31 年（1898）無論打狗警察署大林蒲派出所管轄街庄、打狗辦務署農工統計表或是鳳山辦務署燒灰員庄庄長管轄區域，都記載有海汕庄，與紅毛港庄、燒灰員庄並列，⁷³ 海汕仍被記載為村庄。但是海汕與燒灰員、紅毛港的空間範圍高度重疊，無法見容於現代化地政與戶政系統，基於行政管理之需，明治 33 年（1900）元月《臺南縣報》第 187 號公告「燒灰員中，海汕庄ヲ削ス」，⁷⁴ 亦即將海汕庄從燒灰員庄長管轄區域中刪除。從此

71 「各地方廳養蠟調查ノ件、宜蘭廳報告、台東廳報告、澎湖廳報告、新竹縣報告、鳳山縣報告、臺南縣報告、嘉義縣報告、臺中縣報告」（1897 年 12 月 18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四十二卷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01001，小圖 0025。

72 一般古文書提及地名，多為聚落名稱，然而本字據提到的地名紅毛港庄卻是個大字名。字據上賣斷的土地在紅毛港庄 140 地番，位於燒灰員，並不是在紅毛港。這是王新居向同為燒灰員人李窓（聰）購地之字據，王新居原住在紅毛港庄 144 番地，大正 2 年（1913）轉居 139 番地，而居住在 139 番地的李聰，可能只將 140 地番的一部分土地售與王新居。字據收藏者王坤玉，民國 87 年（1998）11 月 1 日採訪。資料來源：日治戶籍檔案第 82 冊 55 頁、85 冊 26 頁（小港戶政事務所提供）、《土地臺帳》紅毛港庄 140 地番（前鎮地政事務所提供）。

73 「警察管轄區域表並圖面調製ノ件」（1897 年 11 月 16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三卷警察監獄〉，《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92001，小圖 007、0079、0086；「第二號普通農產物作付反別及獲表」，收於「農工統計表（元臺南縣）」（1898 年 1 月 1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五九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02003，小圖 0121；「街庄社長管轄區域」（1898 年 10 月 11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四卷官規官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18019，小圖 228。

74 「臺南縣縣令第一號街庄社長管轄區域中改正」（1900 年 1 月 29 日），〈明治三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八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494065X001，小圖 0352。以其刊載於明治 33 年（1900）1 月 5 日，故為該年第一號公告。



之後，無論是大林蒲區庄長或是紅毛港派出所的管轄區域，就不再出現海汕庄。⁷⁵

〈海汕雜憶〉一文提及海汕早期範圍廣大，後來縮小到「僅指中洲、紅毛港這一帶」。⁷⁶戰後本區有以海汕為名的學校與派出所，也有以海汕為名而且貫穿全區的道路，還有名稱源自海汕的海澄、海昌、海豐、海原與海城等五村里。⁷⁷民國 56-6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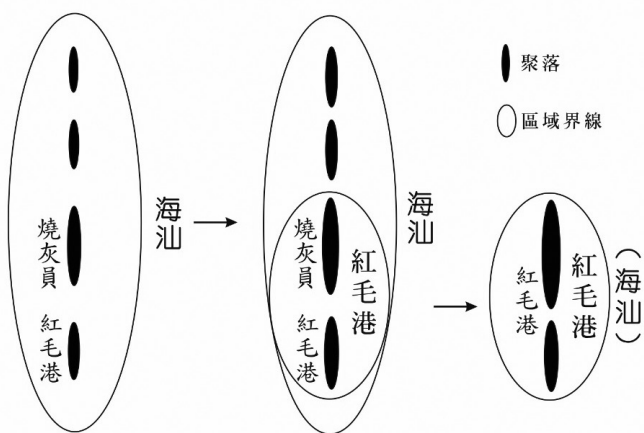


圖 4 海汕空間變遷示意圖

繪圖：李易修。

(1967-1975) 高雄第二港口闢建，沙洲被切割，中洲與紅毛港分離，演變至此，一般認為海汕就是指本研究區的空間範圍。本區人們對外宣稱自己庄頭叫做紅毛港，不會說是海汕，自稱紅毛港人，說話紅毛港腔，不會說自己是海汕人，講話海汕腔。被問及住在紅毛港哪個地方時，最常回答的是姓洪仔、姓李仔、姓楊仔與埔頭仔等角頭小地名，不太會說自己住在哪一村里或海汕幾路。由其地名指涉的空間變遷判斷，海汕從一個狹長沙洲的「海線頂」，到打狗港南方「中洲、紅毛港一帶」，再縮小到只剩下本研究區的空間範圍（圖 4），說明它是區域名，不宜以「指涉聚落建成區範圍」之地名看待。

伍、小結

本文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等史料，記錄紅毛港地區三個地名的空間變遷，並釐清燒灰員、紅毛港與海汕三者的關係（圖 4）。

首先，燒灰員讀音 Sio-he-uan，得名始於嘉慶年間的牡蠣養殖，及其利用牡蠣殼燒製石灰之產業。這個深具草根性的地名，卻在改朝換代之後趨向滅亡。紅毛港以其優越

75 例如《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 00000494156X001，小圖 0747；典藏號 00000782001，小圖 0164；典藏號 00000741038，小圖 0195。

76 林曙光，《打狗瑣譚》（高雄市：春暉，1993），頁 20。

77 這五村里的命名者是居住在紅毛港姓楊仔的楊澎，詳見楊鴻嘉，〈紅毛港早期的漁村文化（一）〉，頁 17。

位置，成為查定區域，加以社會經濟繁榮發展，核心地位愈加鞏固。在地名競爭過程中，燒灰員漸趨下風，此可能是地名消失的一個原因。這個地名壽命不長，只維持百餘年。

其次，紅毛港之得名與其港道及紅毛人息息相關，但是地名由來是否與荷蘭人相關，答案尚不明確。在成為查定區域以及燒灰員地名消失之後，紅毛港成為本區唯一聚落地名。臺灣有兩個紅毛港，一在新竹，一在高雄，兩者讀音都唸作 **Ang-mng-kang**。地名是專有名詞，讀音必須被尊重。根據臺灣閩南語文白異讀與漳泉讀音差異，地名讀音應以當地人的唸法 **Ang-mng-kang** 為準。

第三，海汕（**Hai-suann**）作為地形，係指沿海沙洲。作為地名，是沙洲上許多聚落的統稱。海汕也是區域名，與紅毛港、燒灰員具有階屬關係，海汕在上層，下層至少有紅毛港與燒灰員。海汕地名所指涉的空間範圍則隨沙洲的開發逐漸縮減，從一個狹長沙洲的「海線頂」，到打狗港南方「中洲、紅毛港一帶」，最後再縮小到與紅毛港地區完全重疊。

透過本文整理發現，紅毛港地區三個地名剛好呈現出三種完全不同的空間變遷面貌。紅毛港從自然村升格為行政區域，空間範圍擴大，遠近馳名；反觀燒灰員則地名消失，再也沒有人會提到這個名字；至於海汕則隨沙洲發展，空間範圍不斷縮小，最後和紅毛港地區完全重疊。紅毛港遷村已經十餘年，隨著人口新陳代謝，紅毛港與海汕恐將步燒灰員後塵，隱沒於歷史洪流之中。



參考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 不著撰者 (1960) · 《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9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王瑛曾 (1962) · 《重修鳳山縣志》，臺灣研究叢刊第 4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李明賢 (2019) · 《高雄紅毛港李氏家譜》。高雄：紅毛港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 李億勳 (2007) · 《紅毛港文化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村上先 (1907) · 《南部臺灣仕紳錄》。臺南市：臺南新報社。
- 林曙光 (1993) · 《打狗瑣譚》。高雄：春暉。
- 林連通編 (1993) ·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周長楫編 (2006) · 《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州：福建人民。
- 施添福 (1997) · 《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 (上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 格斯·冉福立 (Kees Zandvliet) 著、江樹生譯 (1997) ·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 (上冊)》。臺北：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 翁佳音、曹銘宗 (2016) · 《大灣大員福爾摩沙》。臺北：貓頭鷹。
- 張世民 (2005) · 《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地圖樣貌集》。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張守真 (2009) · 《紅毛港遷村實錄——歷史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張屏生 (2007) · 《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 (一)：論述篇》。臺南：開明雜誌。
- 張振興 (1989) · 《臺灣閩南方言記略》。臺北：文史哲。
- 曹永和 (2000) ·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
- 盧德嘉 (1960) · 《鳳山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C. Imbault-Huart 著、黎烈文譯 (1958) · 《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灣研究叢刊第 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二) 論文 (期刊/學位論文)

- 施添福 (2001) · 〈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8 (1)，頁 1-39。
- 張守真 (1988) · 〈明鄭時期打狗史事初探〉，《高雄文獻》，32/33，頁 1-19。
- 張守真 (1994) · 〈紅毛港地名的由來〉，《環境科學技術教育季刊》，5，頁 41-44。
- 莊忠山 (2006) · 〈小港區農會沿革〉，《高市文獻》，19 (2)，頁 20-50。
- 許世融 (2013) · 〈臺灣最早的漢人祖籍別與族群分布：1901 年「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統計資料的圖像化〉，《地理研究》，59，頁 91-126。
- 葉振輝、洪富峰、張守真 (1995) · 〈紅毛港史蹟調查研究專輯〉，《史聯雜誌》，27，頁 1-96。
- 楊鴻嘉 (1998) · 〈紅毛港早期的漁村文化 (一)〉，《漁友》，248，頁 17-21。
- 賴永祥 (1955) · 〈康熙二年荷蘭來華艦隊之任務〉，《臺灣風物》，5 (6)，頁 6-8。

二、日文

- 日治戶籍檔案《除戶簿》、《戶口調查簿》，小港戶政事務所藏。
- 日治地籍檔案《土地臺帳》，前鎮地政事務所藏。
-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 (1907) · 〈街庄社別人口統計 (鳳山廳)〉，《臺灣現住人口統計》，明治 38 年份，頁 121。
-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1917) · 〈各種族共通ノモノノ二・街庄別〉，《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大

正4年份，頁792、793。

三、英文

John E. Wills Jr. (1974),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四、網頁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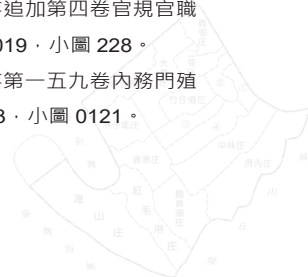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資料檢索日期：2019年11月11日。網址：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

五、數位資料庫

(一) 官方檔案（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檔案》，網址：<http://ds3.th.gov.tw/ds3/app000/>。

- 「令訓達告示原議（元鳳山縣）」（1898年1月1日），〈明治三十一年元鳳山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卷警察〉，
《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622001，小圖0143。
- 「市場及屠畜場管理規則並設置區域／儀稟申認可／件（鳳山廳）」（1907年4月14日），〈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八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298004，小圖0067。
- 「各地方廳養蠶調查／件、宜蘭廳報告、台東廳報告、澎湖廳報告、新竹縣報告、鳳山縣報告、臺南縣報告、嘉義縣報告、臺中縣報告」（1897年12月13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四十二卷殖產〉，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01001，小圖0023、0025。
- 「赤崁庄外三ヶ所警察官吏派出所敷地寄附受納認可（鳳山廳）」（1906年10月1日），〈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追加特殊取扱文書第二十五卷財務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969007，小圖0096-0105。
- 「紅毛港漁業信用販賣組合講買」（1918年1月1日），〈大正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四十八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6554001X021，小圖0198-0204。
- 「匪徒洪千死刑執行」（1903年5月20日），〈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二卷司法〉，《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72048，影像（小圖）0216。
- 「書房現況取調／件（元臺南縣）」（1898年6月1日），〈明治三十一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九七卷內務門學務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40011，小圖0162。
- 「彭阿滿、黃九娘、陳象死刑執行」（1898年12月5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二卷會計司法教育學術〉，《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16012，小圖0146。
- 「稅關監視署名稱位置中改正ニ關スル件」（1917年11月1日），〈大正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672002，小圖0122-0124。
- 「街庄社長管轄區域」（1898年10月11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四卷官規官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18019，小圖228。
- 「農工統計表（元臺南縣）」（1898年1月1日），〈明治三十一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五九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02003，小圖0121。



- 「漁業二關スル取調ノ件（元臺南縣）」（1897 年 8 月 1 日），〈明治三十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二一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780023，小圖 0172-0175、0177-0201。
- 「臺南縣縣令第一號街庄社長管轄區域中改正」（1900 年 1 月 29 日），〈明治三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八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494065X001，小圖 0352。
- 「臺南縣縣令第二十二號各辨務署管內街庄社長管轄區域改正」（1900 年 11 月 19 日），〈明治三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八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494156X001，小圖 0747。
- 「臺南廳告示第六號燒灰員屠畜場外一ヶ所名稱變更ノ件」（1911 年 1 月 27 日），〈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六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792013，小圖 0048。
- 「臺灣發達二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各縣廳）（二冊ノ二）、本島發達二關スル沿革調査差出方ニ付キ催促ノ件、台南縣知事今井良一本島住民移住以來變遷ノ狀態及ヒ各民族集散ノ狀況取調報告ノ件、台南廳長山形脩人本島發達二關スル沿革調査書中未送付書類追送ノ件、恒春廳長森尾茂助元台南縣へ報告シタル本島住民移住以來ノ沿革調査書送付ノ件、阿猴廳長桑原外助調査原稿寫送付ノ件、台南廳長山形脩人台南弁務署管內居住民族調査書送付ノ件、澎湖廳長小林三郎報告方延期願、嘉義廳長岡田信興本島發達二關スル沿革調査附屬街庄社居住民族調査表送付ノ件、鳳山廳長川田久喜同廳管內居住民族調査表送付ノ件」（1902 年 4 月 23 日），〈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二十八卷戶籍人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82001，小圖 0164。
- 「鳳山派出所庄士名調査表」（1903 年 3 月 1 日），〈明治三十六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永久保存第五十九卷調查課〉，《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252045，小圖 0195、0196。
- 「鳳山縣各官衙其他距離（元臺南縣）」（1898 年 5 月 1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九三卷官房門記錄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36001X003，小圖 0030。
- 「鳳山廳長川田久喜同庁管內居住民族調査表送付ノ件」（1902 年 4 月 23 日），〈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二十八卷戶籍人事〉，《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82001，小圖 0161-0184。
- 「鳳山縣管內田園反別租額及戶數人口調」（1897 年 3 月 1 日），〈明治二十九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四卷稅務門賦稅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695029，小圖 0285。
- 「鳳山廳無料借上土地建物報告ノ件」（1906 年 8 月 1 日），〈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三十七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918001，小圖 0008。
- 「鳳山廳街庄長管轄區域改正認可ノ件」（1904 年 4 月 19 日），〈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928020，小圖 0216。
- 「養蠶二關シ取調書進達ノ件（元臺南縣）」（1898 年 2 月 1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九九卷內務門殖產部〉，《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842005，小圖 0089、0091、0093、0094。
- 「職員任命通知簿（元鳳山縣）」（1897 年 8 月 1 日），〈明治三十年元鳳山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六卷秘書〉，《臺

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626001·小圖 0011。

「警察監視區域規程改定ノ件（鳳山廳訓令第二三號）」（1902 年 11 月 25 日）·〈明治三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三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41038·小圖 0195。

「警察管轄區域表並圖面調製ノ件」（1897 年 11 月 16 日）·〈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三卷警察監獄〉·《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92001·小圖 007、0079、0086。

《臺灣總督府府報》·網址：<http://ds3.th.gov.tw/ds3/app007/>。

〈稅關監視署ノ名稱及位置中改正〉（1923 年 2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典藏號：0071022862a001·影像 001。

〈漁業免許〉（1917 年 10 月 15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典藏號：0071021401a008·影像 053。

〈廳舍移轉（稅關）〉（1918 年 5 月 8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典藏號：0071021554a002·影像 027。

（二）報紙

〈打狗客談〉（1905 年 7 月 28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漢文第 5 版。

〈派出所新築〉（1919 年 11 月 23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日文第 4 版。

〈實業彙載：魚鰐國節〉（1909 年 12 月 16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漢文第 3 版。

〈高雄特訊：網具增設〉（1924 年 12 月 6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漢文第 4 版。

（三）地圖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2020）[online]·《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址：<http://gisrv4.sinica.edu.tw/gis/twghis.aspx>。（含〈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之一圖〉、四十萬分之一〈臺灣全圖〉、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明治版）及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昭和修正版〕）

